

中國史學叢書

張江陵年譜

揚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學叢書

張

江

駿

年

譜

揚
鐸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江陵年譜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謚文忠。湖北江陵人，以地稱張江陵。生於明嘉靖四年。公曆一五二五年卒於萬曆

十年。公曆一五八二年享年五十有八。

據行實：其先廬州合肥人。始祖福以壯士從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甯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鄉居教子，以布衣終其身。由懷葛公而下，贈如江陵官。

明史本傳云：江陵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二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疾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頤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四十二初入內閣，兼掌部事。先後與徐階

高拱等輔穆宗六年。神宗卽位，進爲首輔。獨掌政權十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江陵爲政，專主法術。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國家幾於富強，成四十年承平之治。爲有明一代大政治家。

明嘉靖四年乙酉

公曆一五二五年

先生一歲

五月三日，先生生於湖北之江陵縣。母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先生生。因名曰白圭，應月精之瑞。（據行實）

嘉靖五年丙戌

公曆一五二六年

先生二歲

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卽見者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之曰：兒毋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誠奇耳。他日龍湫公方坐讀書，會乳媪抱先生至，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之，果識如前，若素所誦習者。以此人稱神童。（據行實）

嘉靖六年丁亥

公曆一五二七年

先生三歲

嘉靖七年戊子 公曆一五二八年 先生四歲

嘉靖八年己丑 公曆一五二九年 先生五歲

先生始授句讀，輒授輒記。

嘉靖九年庚寅 公曆一五三〇年 先生六歲

嘉靖十年辛卯 公曆一五三一年 先生七歲

嘉靖十一年壬辰 公曆一五三二年 先生八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 公曆一五三三年 先生九歲

嘉靖十三年甲午 公曆一五三四年 先生十歲

先生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摛辭聞郡中。（據行實）

嘉靖十四年乙未 公曆一五三五年 先生十一歲

嘉靖十五年丙申 公曆一五三六年 先生十二歲

先生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

所取士庭下，先生名在第一。李公揖先生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其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上帝矣。願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瑱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瑱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博士弟子高等。適募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牘，卽以與之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據行實）

嘉靖十六年丁酉

公曆一五三七年

先生十三歲

先生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爲王佐才，語直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早在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爲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圖之！馮公從顧公言，置勿第。（據行實）

嘉靖十七年戊戌

公曆一五三八年

先生十四歲

嘉靖十八年己亥

公曆一五三九年

先生十五歲

顧公璘以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先生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誠見解承旨奇才，高皇帝遣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才獨喜自負也。久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據行實）考明史嘉靖十八年閏七月，葬獻皇后於顯陵。顧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或卽此時。姑系於此待證。

嘉靖十九年庚子 公曆一五四〇年 先生十六歲

先生應鄉試及第。

嘉靖二十年辛丑 公曆一五四一年 先生十七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公曆一五四二年 先生十八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公曆一五四三年 先生十九歲

先生時致力於制藝及古典，並涉獵佛學，獲奉教於中溪李尊師。（參書牘）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公曆一五四四年 先生二十歲

先生是年入京會試不第。（據行實）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公曆一五四五年

先生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公曆一五四六年

先生二十二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公曆一五四七年

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據行實）

先生有翰林院讀書說，其大意云：……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造化之運，人物之記，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爲，而欲藉一技以自顯庸於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尙行則行有枝葉，尙言則詞有枝葉。訓語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衷，啟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辯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謝陸。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

人也；才辯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也，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辯不驚世，譽不響俗，其言呐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緯之蘊，實所望於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見文集六）由此可覘先生之造詣及抱負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公曆一五四八年

先生二十四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公曆一五四九年

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是年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華亭徐公（階）在政府，見先生沈毅淵重，所爲文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蓋臣重國矣。

先生上陳時政疏，不報。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留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

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胆，爲陛下陳之。伏惟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持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闕，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闕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冒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秦、秦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宴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輒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己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洽，流於無窮。一時機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於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列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羣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

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遣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己好諫之誠，未盡暴著於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白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闕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瘵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王侯，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觀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王侯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姦貪淫虐，陵轍有司，戾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

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遂格而敝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况又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吏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時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

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維聖明，少留意於此。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公曆一五五〇年

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塲，遂薄都城。會仇鸞楊守謙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卽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尙書徐階從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尙書丁汝夔以咨武英殿大學士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守，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俺答營，而陣無後繼，亦不敢戰。於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守謙爲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史所謂「庚戌之變」也。先生居京師目覩其事，大爲憤慨。（參明紀）

嘉靖三十年辛亥

公曆一五
五一年

先生二十七歲

時嚴嵩用事，賄賂公行。錦衣衛經歷沈鍊疏刻嵩贖賄十罪，並及吏部尙書夏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懼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卽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仇鸞驚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俺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開馬市大同宣府。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以仇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以和。不可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如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食偷安，懈弛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憚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值。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豐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一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甯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訾，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故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嘗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

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獄，尋貶狄道典史。（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公曆一五五二年

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徐階以禮部尚書初入內閣，嚴嵩忌之。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時仇鸞與嵩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及子世蕃貪橫狀。帝稍疏嵩。嵩當入值，帝不召。嵩見徐階等入西內，卽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發疽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而俺答仍屢內犯，因罷馬市。

浙江倭寇日劇，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爲東南大患。（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公曆一五五三年

先生二十九歲

帝旣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爲兵部員外郎。嵩恨鸞初陵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卽草疏刻嵩十

大罪五奸。齋三日乃上疏。

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

，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有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何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豈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鷓，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職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驚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荐為大將。已知陛下疑驚，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俺答深入，擊其情歸，大機也，嵩戒丁汝襲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選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賤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克百姓。毒流海內，忠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荐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蔽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待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問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廠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台諫。有所愛憎，即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者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字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磁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裁去。獄卒執燈顛欲墜。繼盛意氣